

另类爱情

两个兵扶着迷迷糊糊的女士司朝杨泽贤卧室走去。章镇中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说：“这个杨泽贤，怎么这样没有胆量？我把女人都给他弄进了卧室，他还不肯露面。”他又回头对身边的警卫说：“去，马上把杨泽贤给我找来，今天他不上也得给我上。”

这时杨泽贤匆匆走了进来：“旅长，女士司呢？”

章镇中没好气的说：“你怎么这时才来，要是等你来，女士司早就跑进班轘扎西泽仁的怀抱中去了。”

“她走了？”

“在我章镇中的手里她能走得掉吗？我已经安排她进了你的卧室，你就去成就你的百年之好吧。”

杨泽贤大吃一惊，心想章镇中真是做得出来。

“不，旅长，我们可不能这样，这捆绑不成夫妻呀，这事万万不能做。”

“不能做你也要做，你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，我以旅长的身份命令你，执行我交给你的任务。”章镇中不容置疑地说。

“哪会有这样的任务？”

“有！我章镇中就有。你马上执行，耽误了时间过了药性，让她醒来误了我的计划，按军法处置。”

“这事不能这样办，旅长，女士司不答应，老百姓不答应，这会招来民愤，这会引来冲突，酿成大祸的……”

“什么冲突，什么大祸，不这样做才会发生冲突，才会酿成大祸。女人嘛，只要你跟她睡了觉，她就会服贴你啦，别说了，现在跟你讲不清，立即执行任务。”

“旅长，我们这样做刘主席他不同意。”杨泽贤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不同意，刘主席他亲口告诉你啦？”

“这里有刘主席的电报。”杨泽贤拿出电报递给章镇中看：“旅长看吧。”

章镇中接过一看，果然是刘文辉的电报，上面说，关于格桑曲珍的婚事不可操之过急，要以西康的稳定为重，不要授人以柄，目前甘孜局势如箭在弦上，弄得不好将会不可收拾，班轘一些人虎视眈眈，昌都地区藏军蠢蠢欲动，万望慎重。

章镇中把目光从电报上移到杨泽贤脸上说：“想不到杨团长为这事还通了天，看来我将来做什么事得先请示杨团长了。”

“这事还请旅长谅解，我事先如果请示旅长，你肯定是不同意的，所以我就私下给省主席发了电报，结果省主席他不同意。”

“自做聪明。”章镇中气不打一处来说：“省主席能够同意我们做这样的事吗？这种事只能先斩后奏，甚至斩而不奏，你懂吗？省主席要是同意这样做，在天下人面前说得过去吗？就是老蒋也不会放过他，有的事做了就做了，是不用汇报的。杨团长，你很有才干，但是你误了一件西康的大事，我看得出来，格桑曲珍是不会改变主意的，她口里答应我愿意考虑，那不过是她的缓兵之计。杨团长，在格桑曲珍的婚事问题上我们失败了，你懂吗？失败了！你将再也没有任何机会走进女士司的卧室了，这是你的终身遗憾。一场动荡不可避免的会在康巴出现，到时候我们只好用枪炮来平衡这个局面了。可惜呀，一场本来可以用联姻平息的内战失去了它的机遇，会有许多人因此流血，会有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。”

章镇中说完把电报塞到杨泽贤手中，扬长而去。杨泽贤看着手里的电报发怔，过了一会才想起女士司还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既然原计划已经改变，就得把女士司安顿好，这种瓜田李下的事也会惹来麻烦，想到这里他赶紧喊勤务兵去扶女士司的丫头雍错。

原来雍错被安排到炊事房餐厅吃饭，来陪同她的竟是万连副，雍错一见万连副就说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万连副笑嘻嘻地说：“今天是奉上面的命令，专门接待你。”

雍错哼了一声，看看四下没人说：“看你那样子，真象是一条饿狼。”

万连副也用眼睛四处逡巡一番，轻轻地说：“我的乖乖，小心肝，你知道我饿着就好，现在是我慰劳你，等一会儿该你慰劳我啊。”

雍错瞪了万连副一眼说：“你这魔鬼，你这‘朵玛’，快闭上你的嘴巴，不然我马上就走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草木时光

地锦草

◎杜明权

七月初，小暑降临到菜子河流域，除开雷雨天气与开启空调，仲春夏初那温凉之风难在，太阳即以“万物为刍狗”，从一亿五千万公里的远日点，把逐渐热辣如火的阳光，像轰炸机投弹似的投射到北半球，叫人无处藏身。面对热浪滔天的这个火热世界，元人吴澄并没有呼天抢地、怨天尤人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概括：“一候温风至，二候蟋蟀居宇，三候鹰始鸷”，三言两语里恍惚蕴涵着扑面的清凉之风，让人顿生快意，足见其面对灾天的豁达襟怀。

植物们的见解与感受似乎超越了我们人类。比如地锦草，它就需要在这个火热的环境中，感觉才能更好地生长。“让阳光来得更猛烈些吧。”这是它们的心声。野生植物非常奇妙，它们在大自然中练就了一套超强的生存本领。柔弱如草，我是不赞同这个比喻的。烈日知劲草。若不承认，那么你像野草一样，跑到室外去，在小暑期间的午后，静静地暴晒两三个小时，仅仅两三个小时试试再说，看草厉害还是你厉害。

我总是苦夏，感谢威利斯·开利发明了空调，更感谢神人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，为子孙们，只留下了一个太阳普照大地。暑天，仅一个太阳就这么厉害了！

人们不太喜欢夏日闷热的天气，可山野间的亿万草木却欢喜夏日这漫天火辣的太阳，只要东南风带来了足够的雨水，它们定会迎着滚烫刺眼的太阳，在这北半球广大的旷野里载歌载舞，这是属于它们的盛大节日，特别是小暑至大暑期间，大地的物候现象变化迅猛，万千草木奏响了更为繁荣兴盛的欢乐颂。

在菜子河流域，地锦草不是随处都能让人看见的，它是草木中的隐者，丛林里无，在杂草葳蕤处更难见其踪影，而它会深居于山野何处呢？

经过多年的观察，我感觉到地锦草是一种特别喜温、耐旱、耐贫瘠的草本植物，它就乐意暴晒在毒辣的阳光之下。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苗半枯焦”的时候，南瓜藤拉着蒲扇大小的叶子，玉米叶打着卷儿，韭菜叶要死不活，柳叶似的辣椒叶枯萎不堪，茄子巴掌大的阔叶萎靡不振，而深居菜地里的地锦草真正做到了“公子王孙把扇摇”，它反而处于一种若无其事、悠然自得的达观状态，鲜艳、葱嫩，它只关心怎样地匍匐在地面上，静静地生长，把握住自己的终极大事。不管外界怎样风吹日晒，地锦草笃定地守护着自己的繁衍信念。

它孤独吗？它寂寞吗？肯定是我想了。除开生长在野草抑或庄稼稀疏的地方外，它还可以生长于石缝间、干涸的路边以及无草的沙地上，甚至生长在水泥台阶角落那空间狭小的缝隙中，根插入蚂蚁洞穴般大小的缝隙里，把繁复的茎叶舒展在台阶上。要知道，水泥台阶经过正午烈日烘烤，那不断囤积热量的滚烫的水泥地面，足以能够烤熟鸡蛋，可地锦草毫无退缩枯败的迹象，仍然如锦若缎地展现着一汪碧潭彩练。

人们常说：“文如其人”，是说人与其文章的风格、思想、精神面貌保持着高度的一致，见文如见其人。面对地锦草，其实，也可以这样套用过来，说“名如其草”，一点儿也不会错。的确，地锦草的外貌与它的名字，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，这种野草的品相，一眼看去，就像是铺在大地上的一片片蜀锦苏绣，色彩斑斓绚丽，地面上仿佛汇聚着缤纷多彩的小水潭，花团锦簇，鲜艳、清澈、明亮，惹人兴高采烈，让人忘记身陷酷夏。

七月初的山野里，少数野草与春天一起不见了踪影，比如点地梅。也有少数步入了夏季，却熬不过酷热时光，正走入成熟与枯败期，比如夏枯草，拖着干枯的身子，在树荫下喘息。然而，很多野花野草是不愿接受菜子河流域季节的控制，它们恍若跳出了四季之外，任着自己的性子生长与休眠，掌控着自己的命运。一年四季，菜子河流域的草木长势旺盛，不可抑制，令山川翠绿生辉，比如一年两生的窃衣，春天枯萎后，在夏天开始第二次生命轮回，摇曳着翠绿的身子，开着清秀洁白的小花。

绝大多数野花野草，不会像小麦、玉米、水稻、大豆之类的庄稼那样，庄稼的种子一经成熟，完成了这番伟大的事业之后，茎秆随即枯萎，快速地宣告这一任的生命轮回工作全面结束，而野花野草之中，比如紫花地丁、白茅，在四五间间扬花结实之后，会继续生长，抑或其苗继续青葱，抑或其长势更加地风生水起，它们继续酝酿夏末秋新一轮的开花结实，它们在炎天火热里营造着遥远的秋日梦境。人们讨厌凄凄萧瑟的秋日时光，那冷雨绵绵、西风扫荡、黄叶满地的情景，令人情绪低落，但对于这个热风四起的时日来说，那却是一种不可获得的令人渴盼的梦幻佳境，除开人们利用空调制造舒适的室内小气候在外。

是的，与人类的处境一样，所有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草木，都不可能同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，在时空的链条上，看不见往者，也难得见来者，茫然、落寞与孤寂，怆然四射，但它们是否摒弃了如此的千年浩叹呢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！”

枯萎与感伤，只是一朝一夕无常发生的事儿，没有什

么神秘的。喜温的地锦草为大戟科大戟属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发祥于春天，兴盛于夏季，它一往情深地紧跟充足的阳光与丰沛的雨水，花果期五至十月，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，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面对自身的兴衰荣辱皆不悲不喜。

小暑期间，每天早晚一段时间，天气略显些许凉意，可是，一到午饭过后，至下午五点，这段时间是绝对不能出门走入旷野的，即使山野有荫蔽日的密林庇护，群山裹入性子暴烈的日光中，四野热得令人发疯。就是在早晚时间，缓步山林、亲近草木、享受林中清凉，那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。当你刚刚蹲下身来，就着马鞭草、金钱草、龙牙草，观察它们的长势，汗流浹背地获取它们的玉照，而那些花脚野蚊、无名的嗜血小飞虫，不管你姓甚名谁，俨然像一架架隐形战斗机，悄无声息地降落在你裸露的腿上、额头、脖颈上，擦满手脚的驱虫药一点也不管用，蚊虫们疯狂而愤怒地汲取血液，在不知不觉中给你留下一处处奇痒与无名肿痛，这一定够你享受好几天的。对嗜血者，我并不缺乏愤怒，然而毕竟束手无策。

一个没有在盛夏的旷野里徒步穿行的人，是不了解日光的厉害。大热天难以进入山林，那么，我便可以就近关注一下长在房前屋后的地锦草。地锦草不惧人类，看样子，它似乎擅长于使用除草剂的人反复周旋。要知道，在野草面前，除草剂可从来不会失效。“大隐隐于市”，地锦草不愿意离群索居，它就是要居住在喧嚣的地方，紧挨人类。在我的小菜园里，在我的小棚院落里的水泥台阶旁，这些声光旖旎处，都会有它们的身影。我自自然舍不得用手拔除它们，更不会使用除草剂扫射它们，它们的美丽吸引着我。

在地锦草开花时段，端来一条小凳，放在台阶上，坐下来，我可以慢条斯理、反反复复地观看它的长相，翻动它光滑的茎叶，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，甚至掐断它的一根藤蔓，那奶白的汁液立即从茎叶断裂处喷涌而出，如此折腾，它也不会生气。其叶小如豆，对生，叶面绿色，背面淡绿或淡红色。一株地锦草可从根部萌生出四五条茎秆，紧贴地面，匍匐蔓延，纤细秀气，柔软弯曲，一般不会长得太长，十余厘米，茎上还可腋生出许许多多的短小茎蔓，交错不休，红红紫紫，在地上密密地描画出一帧色彩繁复的图案来，仿佛一朵盛开的水上彩莲。若不仔细细察，是很难看清它那密密麻麻的小花，花序单生于叶腋，花色淡黄，点缀在红茎绿叶间。蒴果卵球形，用指甲挤开，含着三粒细小的籽，晶莹剔透，如一粒粒小冰晶。

地锦草正是这样，不断给大地纺织着绚烂如霞的锦缎。之所以祖国大地有“锦绣河山”之称，原来都是因为像地锦草这样的万千植物所装点，并且日翻新。

人生在世，深入高山峡谷，不厌其烦地探究万千草木，欣赏它们的姿容，体悟大野里风吹草动、莺歌燕舞、花开花落、雪飘霜降，漫观山河之锦绣、星月之浩渺，不亦说乎？

自人类自我醒悟意识萌生以后，面对苍茫的大地星空，似乎在一夜之间，人类大脑便开启了思考与探究宇宙意义与生命意义的机制。我相信宇宙总有自己永恒的修复能力。现代天体物理学认为，星星总有熄灭的那一天，宇宙在永远之后则有寂灭的那一瞬，时间、空间与物理规律均会失效。而我私下认为，宇宙即使寂灭了，但宇宙还是存在，只不过存在的形式不同罢了，它的时空不会凭空湮灭到无影无踪。对于我这粒微尘般的且认知范围极其有限的个体生命来说，我无需讨论和思考这个深奥而缥缈的问题，去自寻烦恼，亦无需在深远流大得毫无边界可言的宇宙面前，去自找没趣。

面对浩瀚的宇宙万物，即使到了当今时代，人类的视界似乎已达到了很了不起的地步，但我们毕竟只看见和利用了万物的一些现象，宇宙无尽头，人类探索宇宙本质的道路，终将永无止境。

宇宙有一万亿种可能，需要肯定的一点，即使那种寂灭事件的可能出现，也将是遥远到永恒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便宇宙最后坍缩到一颗微粒也不剩，时空完全湮灭，现今的人类也还是需要按照现实宇宙规律前行。万物都是宝贵的，每一株植物都值得我耗费许多时间去探索与认领，当然我也只是为了兴趣，只是为了敬重，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仅仅如此，但植物们所携带的全部的生命密码，永远值得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去不断地深入叩问。

在大地上，无数的动植物就是基石、车轮抑或履带，它们抬着人类、护卫着人类一路前行，人类由此才会有不断地进步，才会创造出这璀璨绚烂的人类文明。

